

“龙”为何有两种英译

龙年的“龙”应当翻译成“dragon”还是“loong”？有人说中国和西方的龙形象含义都不一样，不应该使用“dragon”，而“loong”不仅发音贴切，而且形象。也有人觉得不必改译，重要的是改变外国人对中国龙形象的理解。

翻译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小事，展示了不同语言之间的思维、逻辑，隐含着译者如何解释、沟通两国文化。

在2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自己的著作里提到了中国的龙，当时注音用的就是“loong”。而在这百年间龙与“dragon”的密切联系与马礼逊编纂的我国第一部汉英字典——《华英字典》密不可分。

我国近代汉外字典的编纂始于16世纪末期。1588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编写完成了手稿本《葡汉字典》。这部收词6000余条的双语词典采用字母排序法，葡萄牙文词目后标注了罗马读音，并提供汉语对应词。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被公认为是英汉双语词典最早的编纂者，他在1815年至1823年出版的六卷本《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部英汉—汉英对照字典和中国境内使用西方活字印刷术排印的第一部中文书籍。

据《马礼逊回忆录》记载，马礼逊在来华第二年就开始编写这部字典。后来在《通用汉言之法》



序言的结尾部分，他设想：“假如此次尝试得到不错的反响，那么本人计划陆续推出附有旨在促进学习者学习的各类翻译的汉英对话集，以及分汉英和英汉两部分的《英华字典》。”

经过13年辛勤的编纂工作，马礼逊在1821年完成了字典第三部分的编写。

在前言中，马礼逊论述了汉字的演变历史及其书写、音调等，还介绍了历代出现的中文辞书以及该字典所参考的字典蓝本等内容。

就字典蓝本而言，《字典》主要以《康熙字典》为基础，总共收字4万左右，其词目的排列次序和数量均以后者为参考。

尽管《华英字典》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但它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工具和英汉双语词典编纂的嚆矢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

首先为当时的来华人士学习中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马礼逊通过引用大量经典书籍中的书证，将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宗教、社会习俗等内容介绍给国外汉语学习者，构建起了东学西渐的桥梁。

其次，词典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华英字典》虽然是由来华传教士编纂而成，但它也很好地反映了19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语言的使用方面表现最为明显。

《华英字典》同时也见证并记载了英汉两种语言最初开始接触时的具体情况，这可体现为与中国相关的英语词语、源自汉语的外来语以及由英语音译过来的词语的实际使用情况。

最后，《华英字典》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多种查询系统大大方便了汉语的学习。

就像《马礼逊回忆录》中引用蒙图奇说的话那样，“与18世纪出版的所有纸质和手稿字典相比，马礼逊博士在过去这10年出版的字典，对欧洲学习者来说更为实用”。1828年的《传教士区域指南》写道：“……通过他的《华英字典》以及由其在12年前编写的《通用汉言之法》，马礼逊大大帮助了英语国家的汉语学习者学习这门非常难学的语言；同时他也促进了中国文学和哲学宝库的大门的开启。”

高永伟(外文学院院长)

薄荷绿，薄荷香

薄荷，味辛，性凉，喜湿，多生长在故园后院或靠近水域的阴凉处。

薄荷绿，是一种恍惚的绿，像是被时间耽搁了似的，轻雨过后，濡湿得犹如地上淌满的回忆。喜欢薄荷的这一种苍绿，可以平息人心底的风波，去除燥热；喜欢那种淡淡，若有若无的清香，绵长久远。

后院，薄荷挨挨挤挤，如绿色的云一样蔓开。春天，它往上蹿，不几日，便薄薄地蔓了一大片，繁茂，碧绿清透。摘一片，放进嘴里尝尝，满口清凉，紫色的碎花不起眼，素净，无华，可谓低调而与世界无争。

薄荷优雅安静地长在那里，浓绿，幽密。任凉风呼啦啦掠过，

由鸟儿叽喳喳碎语，它依然按着自己的秩序生长着。绿叶两两相对，边缘锯齿井然地排着，淡紫的小花开在暮色里，香气薄凉如水。

薄荷丛生，优雅安静，浓绿幽密。叶片脉络清晰。采几片薄荷叶，洗净冲茶，茶香氤氲。也可到河边折一茎荷叶，晒干后烹茶。手摇蒲扇，斜躺藤椅，看叶片沉浮，随意荡漾，慢品细嚼，浮躁消遁。喝一口薄荷粥，最是暖心熨帖。慢慢感觉心静了，喧嚣尘事远了，清浅流年，这清香的薄荷粥便是简单的幸福。

《本草纲目》中云：薄荷，具有清凉利咽，疏风散热，增进食欲，帮助消化等功效。

薄荷糕淡淡的清甜，裹挟着薄荷的清凉与米粉的爱恋。薄荷糕，跟青团色泽相近，既清新爽口、提神开胃，又疏散风热、解郁理气。

煮薄荷粥时先把薄荷放入水中用火慢熬，直到薄荷汁液煎尽后方用勺子捞出残渣，然后放入淘洗干净的绿豆和粳米继续烧煮，等到粥即将煮好时再加入适量的冰糖，最后用猛火再次

烧沸即可。熬粥时，锅内绿豆翻腾起舞，粒粒绵软，汤色鲜翠，清香弥漫。

每当揭开锅盖时，豆香、米香夹杂着薄荷的清香一起扑面而来，薄荷粥甜而不腻，而粥汤不知何时也染上了那沁人心脾的绿，看后总会叫人食欲大增。

粥好吃，但不易煮。煮粥要有时间、耐心和经验。李渔在《闲情偶记》中说，“粥之大病，在上清下淀，如糊如膏。”上清下淀的粥，是放水过多，火候不到，煮粥要先大火煮开，后用小火慢煮，这是粥的速成，花的时间不多，但也要有些耐性。好粥放水要凭经验，适量为上，水放得少，煮粥的过程中水，水米分离，粥就淡而无味了。

“藜藿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想这世间一花一木、一草一叶皆为浮生，一沙一土、一笑一念都是尘缘。若有一处颐养身心的所在，就像一碗粥，在袅袅香气中徐徐地喝、慢慢地呷，心生清欢，与凡尘两不相碍，于清淡中品出原味，不亦快哉。有薄荷相伴的日子，绵长悠远，馨香微凉，安稳恬静。

沈顺英(马院1996级校友)

相辉纵论

学术之外的收获

两年多的学习与研究，个个中辛苦实难一言以蔽。最开始，我尚且保留着本科生思维，研读论文头疼不已；进行自己的研究项目后，代码编写、程序调试、实验设计又成了新的难点；最后，好不容易获得了不错的实验结果，撰写论文则成为挑战。

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与其说是某个具体的问题，倒不如说是“面对困难”这件事本身。问题本身可能千变万化，但应对方式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查询文献，咨询导师与同学，加之自己的反复思考，任何看似不可逾越的困难，都会有解决的那一天。

在学术研究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提出问题。科研工作的本质，其实就是基于现有的研究，提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思考解决方案。但

这种能力在我之前的学习生涯中其实相当欠缺，因为我视书本和教材是金科玉律，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帮助我完成对现有知识的祛魅，让我意识到，再权威的期刊与论文，都可能存在各式各样的不足。这使得我能以一个更加客观、更加理性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一定要想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并不是要定一个多么宏大的目标，而是确定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就能够确定下一步做些什么，小到明天的安排，大到后面的人生道路，也才有了明确的方向。我认为，这样的每一天，才是有意义的每一天。

王志博(类脑研究院2021级研究生)

难以割舍的羁绊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这大概是每一位支教老师的初心。

蓝天白云，红瓦白墙，北斗九年制学校就安静地待在那座山里，安静得好像永远都不会改变。在整洁有序的校园里，起初我的日子却并不好过：忙碌，忙着安顿未来一年的“家”，忙着摸索工作内容，忙着认识学生；担忧，忧于使用模式的学校环境，忧于自身教学能力，忧于繁重的教学任务。当热情被现实痛击，我一时找不到逃离的出口。幸运的是，不断地有人向我伸出援手，助我在教师这个岗位上越走越顺，我与这里的羁绊也变得难以割舍。

我总是在课堂上扮演极其严苛的角色，不曾因为他们是学生而

放低要求，不厌其烦地纠正他们的错误。每次看到有人回答问题瑟瑟发抖时，我一阵心疼，但绝不能心软。当学生们把教的内容吸收转化为成绩和学习习惯时，我就庆幸严肃只是我的盔甲。学生们用真诚和细腻的触角，直击我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短期支教可能根本改变不了什么现状。但是，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孩子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多多少少可以影响他们，能给那些处于相对闭塞环境下的孩子一点点“走出去，看世界”的希望和动力。给孩子们留下一道温暖的光，也许就是支教最大的意义吧！

纪星宇(经济学院2023级研究生)

光影书画

用涂鸦方式打开校庆



当涂鸦遇上照片，发现校园的灵动与有趣。

云朵、小鱼、大树、花儿，都有无限想象空间，

由心启动，随笔成形，

以校园为画布，绘出缤纷可爱的生活。

让我们用创意画笔庆祝建校119周年。

图文/朱小涵(新闻学院2023级硕士生)

副刊投稿邮箱: Fudan_media@fudan.edu.cn

诗苑卿云

初夏

醉倚东墙看落霞，
和风暖气送人家。
斜枝侧耳长汀处，
镜水侵燃赤焰花。
朱永超(2019年国学院)